

車廂流連

藥學五 蔡宜庭

從我家屋頂望向對面遠方，總可以看見火車沿著基隆河，駛進又駛離。山與河匯流的八堵車站，維繫南下列車、北迴線、東部幹線的命脈。它曾見證礦工業的興衰，如今多只是個地方上的人或零散遊客出入的純樸小站，可也因為它獨自的風情，偶見天空盤旋的大冠鷲，在月台上等候的木椅，或竄頭竄腦的白鵝鴦，這些構成的慵懶，或許預示著它是我生活閒情的部分。

火車循著水牛、白芒花的路線，蒼鷺與鷺鷥一路送我離開八堵。緩緩地，火車進入漆黑地底，我就要被放置在萬盞鉛華的台北腹部。我在台北就學，汲取我要的養分，其中開啟原民文化的探索與議題的深度關懷，是學生時期特殊的旅程，我也因此喜愛搭火車旅行。火車不只帶我到繁榮的都會，卻也沿著蕤綠海天的記憶線，一次又一次將我帶到原鄉的步調。或許依賴火車通勤和旅行的我，總有一兩個銘心的故事等待寫入。

一年半前五月，我與居住台東的朋友相約，要前往台東布農初來部落的打耳祭典。本著很多次旅行都不預訂車票的我，這次出了意外的狀況。本想要從科技大樓站搭乘噶瑪蘭客運往羅東，買台鐵客運的聯運票，轉搭從羅東往花蓮的區間快車，再從花蓮搭乘自強號到關山車站。這樣的時間不用太多等候，而且可以省去幾百塊的車票。可是當我到了噶瑪蘭客運站，發現我要順利搭到的車班，是一個多小時後，這與平日可以順利買到車票的情況相差甚遠，才驚覺這一天是勞動節，學生雖然還處在上課日，但對許多社會人士而言，早已經是假期。正逢連假，往宜蘭的遊客不知凡幾，而如果我要等候多時的車班，想必無法順利按照自己想要的車次搭乘，我只好生智，趕快前往台北車站，並且得知所有票都被賣完的情況下，選擇莒光號見機行事。

初從台北車站上車，車廂的人數已接近閩值。不過我很幸運有坐到位置，但心裡暗罵自己如此粗心大意，完全忽略了這只屬於社會人士的連假時光，平常旅行因為本著學生的彈性時間，可以很巧妙的避開人群。但這次，居然要與大批人潮共享一個快要密閉的空間，想到此，我想看原住民作家—巴代的小說，都沒了興致。

幸運沒有眷顧我一段時間，到了松山，我半眯著眼，靜待周遭回應。一陣喧嘩湧進，四個大男生大喇喇地將重裝放在座位上方的置物架，一看是登山用背包，我會心一笑，想著自己也有登山的經歷，看著他們可能是哪裡來的學校要去縱走了。待他們上架完，一人遲疑了一陣，才和我說出：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這是我們的位置。」可是隨後，又好心說著：「你要到很遠的地方嗎？我們要到池上，如果你站累了，我可以讓座給你，我們輪流休息。」當我望見他的臉，臉龐的稜骨與俊白是顯見的，如果沒猜錯，可能與我年紀相當，除了一絲憔悴讓我有點疑惑。

我在火車上與人交談的情況不在少數，但多屬資訊過客式的交流。可與眼前這人的交談，卻促成了旅程完整的部分。與一些素昧平生的人，即將在火車上共享五、六個小時的時光漫漫，這與常保刻意忽略屬性的公共空間而言，是難得的溫情。伴隨間歇性的談話，他移轉我早些時候搭錯車的鬱悶，有些契機正在車廂展開，我們確實也一點一點融入彼此的生命故事了。

當我站著翻閱巴代的作品時，他靈性好奇的雙眼一直往我的書皮望去，我試圖忽略，但暗自竊笑：平常我不也是會這樣觀察嗎？經過了福隆，兩名上年紀的陸客在旁大聲言談，那人不時轉頭看我，說著：「我想要起來休息一陣，位置讓你坐吧。」當我坐穩，陸客毫不客氣翻著我的書皮要與我交談，那男生還打圓場：「如果你書被拿走了，我這邊還有書可以借你。」我們雙方都笑著，直到陸客下車，那男生才說：「很謝謝你替我坐著，因為我聽過一些訊息，擔心我如果起身，那陸客可能就坐下且不想離去，而惹上麻煩。」我們因為這本書，開始了話題。

談話中才得知他已是個在資訊業擔任工程師多時的社會人士，這解答了初始對他樣貌些微憔悴的印象，但不減他清澈的形象。我又回應了他們登山的情況，彼此交換登山的經歷，又發現他與我多了一層的關聯—他過去是同

校的登山社學長。接著因為部落，他說他大學時代因為登山，走了許多探勘路線，也經過了部落獵寮，或偶遇族人打獵的情形，而他嚮往的山林原野的情貌，在學生時期一次又一次翻閱原住民作家的作品，或來到部落而得到滿足。我們的對話一直圍繞在登山、部落和文學。心中保留對他的好奇，有些熟識的感受在醞釀，卻又想說這人有點可愛，因為明明說自己熱愛部落，可是有些在原住民圈子裡有名望古老的部落，他卻沒聽聞。

話語隨著車外日光漸暗，漸遲緩。終於駛向池上，行前給我一顆登山用瓦斯罐，我們就此道別。

如果人際互動只停留在川流的相遇與錯別，可能就不會有些深刻的影響產生。即使當代有了迅捷的網路連絡方式，時空的錯置仍會淡離彼此的生活。可我很幸運，從他身上似乎看見川流不止的頓點，以他的存在去經營慢速有連結的時光，日後我們即使走在台北車站一隅，我們卻可以保持熟識的談話。

有一回我從臺北回國，網路上我分享著鄰近自家與父母採竹筍的經歷，憑他喜歡荒野的本能，他來到八堵和我一起拔筍，並享受竹林間荒野式的秘密，我們還在蟬聲中共彈吉他。他和我分享過去的生命經歷，關於他小時在傳統市場邊長大，家裡從事製造豆腐相關的工廠事業，可是母親的精神異常，父親大男人式強硬的伺候說教，構成他童年不完滿的經歷，幼時山林便是他常常躲避人群的域地，也因此造成他學生乃至出社會踏遍群山萬壑的光陰。我與他在家鄉林野慢速的互動，竟也延續到了台北，似乎是台北紊亂中一個有序的互動。我們會去登山用品店看背包，或一起看藝術演出、上瑜珈課、爬山等。

然而已然淌入社會繁複網絡的他，有些我還未經歷過，確實將他洗了又洗幾回無奈的事情發生。我常常從他生命中看到一種韌性，不論是要抵制自己的慾望、或抵制從小家裡混亂的脈絡，他會將山野式的胸襟納入，學著接受亂世歷歷並溫柔回應，不讓一方純淨殞落。他曾有過理想的豪情壯志，如今他將愛人與值得被愛的事視為生命至高價值，他告訴我，他無法諒解他前個對象不能珍視彼此週相存的時光，人間的互動有太多阻礙，若在現世能與他人有深刻連結，是至高難得。我望見他剛強卻又易感的心靈，怎特別地，與我類似。

我們便一直保持友好，不論是話家常或深刻的交心，直到他說起他遇見他直覺式重要的對象，順利的話會論及婚嫁。我與他那段時光的交融與專注的談話，是彼此重要的生命經歷。我因為遇見他，思考日臻成熟，從他與我類似的家庭經歷對照，我們望見彼此難堪的瘡疤，造就我們較為缺陷尖銳的性格。但就像史鐵生曾說過關於一個小號手的故事，因為戰亂，當他回家已發現妻子改嫁，而他傷心至極吹奏著小號，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全國人民皆喜愛聽他的小號聲，何時他的小號，從哀鬱成了清脆明亮。他不再傷心了，因為有那一群人陪伴著。而我們，透過彼此交換著故事、交換著情感，漸從一缺角的圓填補了缺失的那塊，我們可以擁有獨立的性格，關於生命重要幾個抉擇，即使難別仍淡然的傷感。在流動光景的車廂，我想著，人生來的任務本就不是為了彼此交心存在，所以達成絕對的契合本是難以預期的景況，也因此人終究是孤獨的，既然孤獨，或許就沒有別離的難堪。因為即使兩個體相處，若即若離的狀態或許才是理想。

前些日子我從八堵坐車到花蓮，去找一位做陶器的老師。一樣沒有先預訂車票的我，尋覓空位坐著。經過蘇澳新站，遇見一位正巧被我坐著車位的人，我看見他拿著《芭樂人類學》，他看見我拿著《部落款款行》，本來互望欲想開啟話題，我卻作罷了。沿途多些黯澹的水田，與氤氳的中央山脈，我選擇作罷的情懷，大概只有白芒花與蒼鷺明白。